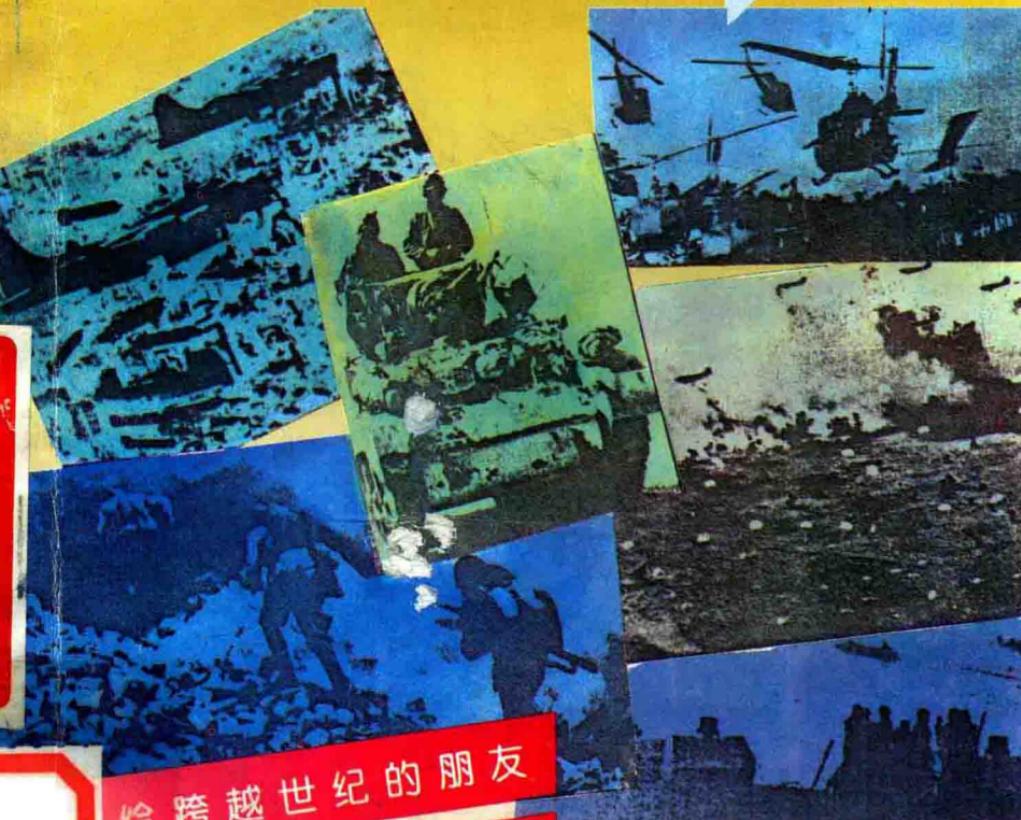


震惊中的世界

二十世纪大扫描丛书

出奇制胜的军事行动



给跨越世纪的朋友

一册在手

● 拥有世界

山西人民出版社

王德禄 卢渝 主编

视

透

大

点

焦

大

点

热

大

点

光

光

曝

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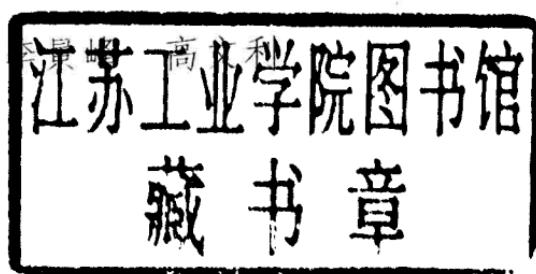
写

真

《震惊中的世界

——二十世纪大扫描》丛书

出奇制胜的军事行动



山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九四

社 长 宋富盛
总 编 辑
责 任 编辑 王梦辉
封 面 设计 董智敏

出奇制胜的军事行动
李景峰 高文利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省人民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5.25 字数:117 千字
1993年10月第1版 1996年1月太原第2次印刷
印数:10001—13000 册

*
ISBN 7—203—02753—8/G · 1119
全套定价:66.00 元 本册定价:6.60 元

责任编辑

王梦辉

装帧设计

董智敏

卷 头 语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即将奔腾而去的二十世纪是一股气势磅礴、宏伟壮阔的洪流，近百年的千回百转、左奔右突，多少电闪雷鸣、多少巨涛恶浪涌起、站在世纪洪流最后的入海口，回眸星转斗移，风卷云起，人们不能不为之震惊：这是一个多么惊心动魄的世纪，这是一个多么变幻无穷的星球！

《震惊中的世界——二十世纪大扫描》丛书就是对二十世纪中震撼世界和人们灵魂的热点、焦点、闪光点的大透视、大曝光、大写真！

收在这套丛书里的各篇，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著作，也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文学性创作，它们是历史与文学的结合。作为一套通俗而严肃的知识读物，期望能使读者获得历史与文学的双重满足。

这套丛书也不可能对二十世纪的所有重大历史现象尽收笔下，我们所能做到的，只是在力所能及的视野范围内所作的虽然力求准确生动而仍然难免疏漏讹错的粗疏的扫描。

在撰写过程中作者尽可能广泛地收集了资料并得益于这些资料，在此，对这些资料的提供者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我们所希望的是：对于曾经跋涉于二十世纪和即将跨入二十一世纪的朋友，这套丛书为你留下回忆与思考，伴你走向明天与未来。

《丛书》编委会

1993年8月

目 录

卷头语

拯救法兰西

- 马恩河攻防战 (1914. 8) (1)
- “速决战”持续三百天
- 法德凡尔登决战 (1916. 2) (15)
- 一个诗人指挥的远征
- 中国工农红军万里长征 (1934. 10) (30)
- 闪击战横扫波兰
- 希特勒奇袭波兰 (1939. 8) (42)
- 四十万远征军胜利大逃亡
- 敦刻尔克大撤退 (1940. 5) (59)
- 无敌舰队是如何覆灭的?
- 日本偷袭珍珠港 (1941. 12) (74)
- 诺曼底登陆：惩罚法西斯
- 盟军攻入欧洲大陆 (1944. 6) (89)
- 千里跃进“巴列苏”
- 第四次阿以中东战争 (1973. 10) (105)

- 海上“空虚战场”
——阿英马尔维纳斯之战（1982. 4） (120)
- 联合国讨伐伊拉克：沙漠风暴
——多国部队对伊拉克之战（1990. 8） (136)

拯救法兰西

——马恩河攻防战

“旋转进攻”

一九一四年六月十八日，波斯尼亚首都萨拉热窝，奥匈帝国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弗立兹·斐迪南被黑手党帮助支持的波斯尼亞塞尔维亚族青年用手枪击毙，导致了英法俄为一方的集团同德奥匈帝国为一方的集团的严正对垒。七月三十日，战线东部的俄国进入全民动员阶段。八月一日，德国向俄国宣战。两天后，又冒着两面作战的危险向法国宣战，以理性著称的德国人向浪漫而富于幻想的法兰西扬起了拳头。德国以退休十年的前参谋长兼军事战略家阿尔弗里德·冯·施里劳伯爵的行动计划作蓝本指挥这次战斗。施里劳认为，在东线只需布置九个师的兵力配合奥匈军队，就可以抵御住俄国人的攻势。在西线与法国二百七十五公里的交界线上应该采取守势。因而，德军在阿尔萨斯——洛林一带布置八个师即可挡住法国人的攻势。但是施里劳强调一定要派遣主力军七十个师从比利时和荷兰进入法国北部，大幅度地迁回到

法国土地的纵深一线，在里昂一带呈扇形渡过塞纳河，折向东南方向，对巴黎围而不歼，迅速地将正面防守的法国大队兵力压制在东面地区。这时左路一直防守的八个师以逸待劳，全线出击，把对方吃掉。

这个扇面形攻击图是以距巴黎一百七十八英里的梅斯为逻辑旋转点的。德军七十九个师应该马不停蹄地经过比利时，闪电式地横扫法国北部战场，以跃进的姿态在巴黎的东部作旋转式攻击。这一切计划集中概括起来就是一个字“快”，必须快！伯爵很清楚，只有快捷，才能在对手措手不及时完成分割包围，才能迅速地解决掉西线敌人的主力，转过头去对付俄国人穷凶极恶的挑战，而在右翼，只有集中七十个师以上的优势兵力，才有可能对法国的心脏进行扫荡，而不至于中途被对手截击或分割。

现任参谋长毛奇将军基本接受了这个计划。但就象子孙只能继承遗产而不能继承祖先的思想与性格一样，他只继承了其计划而没有承继其思想精髓。毛奇没有认识到为什么他的先辈在临死时还念念不忘“右翼、右翼，一定要加强我的右翼”。恰恰相反，毛希却加强了左翼防御地区的兵力，增加了八个师，在右翼旋转式进攻的生力军方面，他只投入了五十个师左右的兵力，比施里劳伯爵的要求少了三分之一。这个减少使得毛奇在巴黎附近没有有效的第二梯队来支援已经精疲力尽的主力，从而被他的对手压在了马恩河上。更令人不解的是，他的五十个师不能快速地在运动中完成合围，也没有在巴黎附近就地对巴黎进行包围，而是派出两个军、一个师的兵力去东方支援对俄作战，同时又向两个方向分散了两个军，这无异于釜底抽薪。

一九一四年，德国在法国北部用兵共六十五个师。在左侧的防御地带分配了十五个师；在担任主攻任务的一线上，从内到外分别是第三集团军、第二集团军、第一集团军共五十二个步兵师，

外加七个骑兵师，合计一百二十万人。

霞飞以退为进

霞飞是一位六十二岁的军人，此人性格倔强、脾气古怪，一九一二年被提升为法军参谋总长。他所向往的战争场面是法军高傲而一往无前地向着阿尔萨斯，向着洛林冲杀，德军溃败一泻千里——只可惜现代战争已经不是绅士风度十足，只靠一腔热血即可战而胜之的时代。据此他拟订了第十七号计划，并于一九一四年八月八日发出指令一号：命令法军一、二集团军在法德边境迅速地进攻，解放被占领的工业区阿尔萨斯和洛林。在阿登森林区，他的第三集团军、第四集团军、第五集团军正面攻击德军。英国远征军在莫伯日集中完毕，向蒙斯推进。四个本土师负责从侧面保卫法国。在前线，霞飞投入了近七十个师的步兵和七个半骑兵师。八月二十日，以攻对攻的边境交战开始，法国与比利时交界的七十公里地带顿时炮火连天，弹痕遍地。

法国司令对德国人有一种本能的藐视和仇视，在整个战争中，他从未有过惊慌失措，他的镇定表现在每天准吃两顿美餐和每晚十时上床就寝的习惯上。他的毅力和耐力是相当惊人的，这当然是一个统帅应当具备的素质。他相信自己，认准了要去干什么事情，谁也别想阻挡住他，但是当他碰了壁之后，他也能深刻地反省自己，进而否定自己的错误。一九一四年初期法德战场形势就证明了这一点。实际上，霞飞很快就发现进攻战是不合适的，并迅速修正，有计划的大步后撤的行动方案不久出笼并准备在适当时候发动反攻。整个战场形势发展同他的估计如出一辙。

洛林梦难圆

法国军人崇尚的爱国主义集中表现在对德国占领的洛林地区的朝思暮想。八月八日，霞飞总司令发布了攻击德军的战斗令，法国两个集团军（第一、第二集团军）于十四日从东北部进入德国境内，很快收复了阿尔萨斯和洛林并为此兴高采烈。德国奉命在此防御的第七、八两个集团军且战且退，有计划有步骤地诱敌深入。法国人为这样的长趋直入而兴奋不已，又是在故国的土地上冲锋陷阵，因而对德国人强烈的仇恨都倾泻到战争的进击中去，进而陷入了一种盲目乐观的心理。奉命防御的左路德军十八日开始在萨尔布尔一线猛烈反击法军，他们用大炮和榴弹炮杀伤法国军人，并以势如破竹之势实施反冲锋，全面地把法国两个集团军推后了五六天的路程，法国人收复国土的好梦终于没有做长，但是他们也把德国十五个师的兵力拖在东路，始终没有进入正面攻击。

当头一棒

法军的第三、第四集团军居中分两路对德军进行攻击，五集团军从左路策应，八月二十二日，正面部队进入战斗。在阿登森林地带，德军以高度警惕和临战时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同法军对抗。他们在主力进入森林之前派出了远探和哨兵，主力隐蔽而迅速地出现在法国集团军面前，令他们大惊失色。随后正面作战一

天，德军从侧翼进击，打退了法军。在左侧，法第五集团军在马斯河同德第二集团军相遇，双方终于在桑布尔河交火，德军要强渡，法军极力反攻，德第三集团军及进赶到，试图把法军包围，法第五集团军于慌忙之中于二十三日退出战场，大踏步后撤。在英国远征军方面，德第二集团军司令卡尔·冯·比洛命令克鲁克向南进发，绕开比利时进击的作战部队。战斗于二十二日晚上爆发，三万英国远征军浴血奋战，在给德国第一军团以沉重打击后于二十三日晚撤出战斗，向南退去。这样，在广阔的法国北部大地上，三百万士兵相互厮杀，数以万计的士兵丧生。仅法国从八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就伤亡了三十万人。格朗梅松上校血洒杀场。为他鼓吹的进攻战，做了一个极好的注脚。

霞飞终于认识到一号指挥计划全部失败。他失望地看到他的军队铺天盖地往南方逃窜，而且互相之间行动离心，汇同友邻部队配合的意识、通信联络都很差，各作战单位经常各自为战，相互推诿，连军队首长们都不敢掌握决定性行动。士兵警戒很松，实际作战力与训练成绩相差很远，炮兵阵地选择不当，战术训练不适应新改进的武器，炮兵与步兵配合作战的精神很糟糕，经常是不等炮火准备的轰击完成，士兵就开始发起正面攻击，伤亡当然就严重了。目睹此情的一位官员回忆说：“每当法国步兵前进，整个战线就立即完全被弹片所覆盖，倒霉的士兵象野兔一样被打倒。他们都很勇敢，不断冒着可怕的炮火冲锋前进，但毫无用处。没有一个能在向他们集中射击的炮火中活下来。军官们都是杰出的。他们走在部队前面大约二十码，就象阅兵行进那样安详，但是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见一个人能前进五十码以上而不被打翻的。”这不是公平战争，而是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八十年后我们很难想象出这些士兵的心情，但无论如何这绝对不是勇敢，而是愚蠢。愚蠢至于如此地步，真让我们对这些法兰西军人无话可说。

第二号指令

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五日，第二号指令出笼。霞飞及其参谋部拿出的第二号总细则改掉了不少不适用于部队作战的地方。首先，他们的思路是由强调单片进攻改为与防御相配合。法军在进攻失败时，应该有目标地有计划地从平坦的北部撤出，在坎纳河和马恩河一线抵抗敌人。事实上后来法国军队溃逃到了凡尔登——坎纳河——克拉翁——圣康坦——索姆河一线的天险。这一带先行修筑工事，准备对德军进行拼命的抵抗，以限制他们进入南部，反抗他们希冀挤压法军主力从侧翼打击法国人的如意算盘。为此霞飞及其幕僚们准备由英国集团军和法国西部的第四、第五集团军组建一个集团军——从正面地段再抽调兵力在亚眠地域组建新的第六集团军，这两个集团军能够在制止了德军的南下进攻后，迅速地投入对德国人的反进攻中。此次行动的战略部署是“避免被包围，并尽可能重新占领包围的位置。”在第五集团军的右翼，派费迪南·福煦组建第九军团，指令约瑟夫·加里瓦为巴黎总督，在巴黎疏散百姓，集中军队。

霞飞要求他的军队在撤退中也要打击敌人的有生力量。这样部队从思想上及素质上都为迅速转入反攻，在马恩河上同敌人正面殊死作战并取胜奠定了扎实的物质、心理基础。

狂傲的毛奇

在整个南下追击的过程中，德国人只是尾随在法国军队之后，同其后面的小部队发生些摩擦。德军第二、第一集团军相继追随法国主力部队进入了巴黎以东的地域，完全没有顾及巴黎东部正在集结的法军大部队。德国军队总参谋长毛奇将军对于法军最新情况一无所知，还以为胜券在握。德军已经被吹得晕晕乎乎，在俄国从东线不断施加压力的时候，在东普鲁士容克地区和西部地区垄断资本家不断施加的压力之下，抽调了二个军一个师的兵力支援东线俄国战场，又抽了四个军到了侧翼。毛奇把他的预备队都平衡起来用在左路纵队上，这样，右路方面的进攻兵力从十六个军减到十一个军三十个师。他并命令左路六、七两个集团军跃出阵地投入战斗，从两个方向方挤压法国阵地坚固的南锡高地。这样西线战场根本不是施里劳的快速作战型的迂回包抄，而是两路出击的两个纵队用两个拳头对付法国人。众所周知，正是看到法国东北部的坚硬阵地，施里劳不敢实施进攻，才在北部比利时方向动手。现在毛奇对这部分法国军队进行强攻，看来真是有些得意忘形，不知死之将至了。

德国军队的快速进展已经带来了很多副作用。我们只要稍加回顾就可以发现，西线德军在到达马恩河流域时曾在比利时滞留十天，用了五天时间才攻下了列日炮台，可已伤亡了二万五千名官兵，接着在法比边界又进行了大大小小的战斗，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进入法国后，又受到三个集团军和英军的有力抵抗。德国五个集团军在二百三十多公里宽的地带上进攻，右翼第一、第二

集团军在到达马恩河之前，要经过若干次激战才能通过二百三十公里的区域。其间没有休整、没有补充，又在一个陌生而困难的环境中战斗，士兵们的疲劳与厌战情绪已经时有流露。事实上，他们只是缓慢地行进，根本不可能有高昂的士气追击法国人。疲劳的德国军人用了十六昼夜赶到马恩河，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在战场上更让人头疼的是由于毛奇坐阵国内指挥，而他的二、三兵团远在三百公里之外，军队和统帅部之间的联系已经非常困难。在法国方面，还可利用民用电话，而德国人只能用一架粗制的无线电接收机，第一集团军只有一架发报机，拍发些最紧急的电讯。野战电话系统只能在局部使用，在这么长的战线上简直无法使用，因此，克鲁克和毛奇之间的联系基本中断，从而为克鲁克独断专行、盲目冒进导致马恩河战场上的失利，不幸的兆头同此出现。

八月三十一日，第二集团军司令比洛要求第一集团军司令克鲁克转向东南，开始完成扇形计划，协同其旋转进攻法国强大的第五集团军。这使得巴黎成为扇形攻击目标之外的城市，而且城内驻军及军事力量随时可以从侧翼杀出对德军形成威胁。德国人已经不知道什么是害怕，也不知道为什么法国人不敢进攻。事实上法国人的集结式撤退非常有效，霞飞认识到法国在松姆河一线集结后仍然不能对德军形成攻势，便于九月一日再次要求他的军队向南撤退，并指令巴黎总督加里埃尼将第二集团军集中于巴黎城下的堑壕营帐边，准备在适当时候在德军腰部猛击一下。九月三日法国政府退出巴黎迁至波尔多，但是军队进入了巴黎城。

克鲁克的第一集团军单骑杀出，紧紧尾随法军第五集团军。在九月三日到达马恩河北岸。毛奇命令他的部队就地待命，由第二集团军执行主攻，克鲁克愤愤地执行了这个命令（因为他认为这是比洛在和他争功），自己留下二个师在马恩河边警戒后，独自带

队又对第五集团军进行追击。

法国军队的频频调动终于使毛奇清醒过来，法军的重新部署也使德国人明白法军的撤退原来不是散兵游勇式的大逃亡，而是计划比较周严的战略性撤退。毛奇惊恐地看到德军第一、第二集团军已经被法军强大的五个军团所包围。他发出命令，第一、第二集团军应该从西方防御巴黎军团的攻击，不要轻易出击，要主动防守。第三、第四、第五集团军应该牵制性进攻，以免使兄弟集团军陷入包围圈。但毛奇将军不是克鲁克，他很快就发现法国人正在重新部署残兵败将，而且他发现两个集团军在法国集团群中单兵作战毕竟也太有些人单力薄了，便决定由二个方面军（一、二集团军）对巴黎方向担任警戒，而第三、四、五集团军则转过来有针对性地对付法军。九月五日克鲁克仍一意孤行，追击南下法军，给法国军队留下了一个大空档，造成法军反攻有利时机。六日，霞飞会同其参谋部门，排除干扰，准备反攻，他试图沿马恩河向东进击，直逼乌尔克河，攻击德集团军侧翼，同时英法联军从各自的方向开始反攻。

其实，最先发现德军空档的不是霞飞，而是巴黎总督加利埃尼。

巴黎保卫战

法国人民不能失掉凯旋门、艾菲尔铁塔和塞纳河，他们不能没有巴黎，没有巴黎的法国就是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法国人民不会答应。巴黎是法国防务的象征，所有交通系统都集中于此，再由此